

法西斯細菌

夏衍 著

1



文学小丛书

法西斯細菌

夏衍著

87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 大街 320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許可證出 003 號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書號 1225 字數 66,000 開本 787×1092 耗 $\frac{1}{50}$ 印張 3 $\frac{5}{25}$ 插頁 2

195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59 年 6 月北京 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01—17,000 冊

定價 (2) 0.23 元

“大家要学点文学”，“劳动人民应是文化的主人”，这是党的号召。但大家搞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时间有限；我们为此出版这套“文学小丛书”，选的都是古今中外好作品。字数不多，篇幅不大，随身可带，利用工休时间，很快可以读完。读者从这里不仅可以获得世界文学的知识，而且可增强认识生活的能力，鼓舞大家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热情。

前 言

作者是个著名的剧作家，除致力于剧本创作外，还写了不少杂文、报告文学、小说等。自一九三四年以来，先后完成了十几个多幕剧。《法西斯细菌》，写于一九四二年，是个具有深刻思想内容与清新恬淡艺术风格的优秀剧作。

剧本描写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二年間几个知识分子的形象，和他们所经历的道路，从而也反映了民族解放战争阶段的时代面貌。科学家俞实夫脱离政治、逃避现实，专心研究细菌学，希望为人类造福，减除病患痛苦。“九一八”前夕，他偕日本籍妻子静子由东京返回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再迁居香港，自以为从此可以安居研究科学。可是，太平洋战争波及香港，他目睹自己多年劳动的成果，一霎那間即毁于日寇魔爪下，更目睹青年钱裕惨死于日寇暴行下，这残酷

的现实摧毁了他思想中的顽固堡垒，他才認識到世界上最厉害的細菌不是伤寒菌以及其它，而是法西斯細菌；为謀求人类永久的幸福，必須消灭它！于是，他走出了實驗室参加了社会工作。剧本批判了俞实夫“为科学而科学”、超政治超階級的錯誤思想，同时尖銳地指出法西斯主义是人类仇敌。反法西斯主义、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心思想通过故事情节表现得极其鮮明。

另一个知識分子赵安涛，尽管他規劝俞实夫应观察显微鏡以外的世界、国家、民族，但是他却逐漸为利慾蔽障了一切視野；当投机生意失败后，甚至成为了可笑的卑猥人物。剧本虽写了这一类型知識分子在一定历史时期內所具有的某些正义感，但严正地揭露了他的誇誇其談、动摇，以及追逐名利的丑态。

这两个知識分子——俞实夫和赵安涛——的形象、性格和他們思想行动的变化，不仅在抗战当时是有代表性的，即在今天来看，也还有普遍性和典型意义，剧本在这一点上是很成功的。

，剧本还塑造了靜子的完整形象。她爱自己的

国家，有民族自尊心，爱丈夫、孩子，也爱和平宁静的幸福生活，不仅于此，更重要的是她有一颗善良的心，热爱和平，痛恨侵略战争、法西斯主义。剧中的静子，在今天仍不失为世界上拥护和平的善良人民的写照。

今天帝国主义还存在世界上，法西斯细菌并没有绝迹，但是在东风压倒西风的绝对优势下，对于十几年前剧本所提出的问题：“那么，只能让它（法西斯细菌）传布下去么？”我们相信每个读者都会坚定有力地予以正面的解答。

編 者

人 物

俞实夫——医学博士

静 子——其妻

寿美子(寿珍)——其女

赵安涛——实夫的同乡好友

秦正誼

送牛奶的

邻妇

錢琴仙(露茜)——赵安涛妻

錢 裕——琴仙弟

徐阿发——汽車司机

张 媽——女仆

珍妮·馬——錢裕的爱人

金老板——商人

叶先生——商人

阿 潮——商人

侍 者

阿 妹——女仆

日本兵甲、乙、丙

时 間

自一九三一年秋至一九四二年春。

地 点

东京，上海，香港，桂林。

第一幕

一九三一年秋，九月。

东京近高架线的郊外，幽静的住宅区，鼯笑夫的“貸家”。

簡素的日本式平屋。右手，四蓆寢室；正中，相当雅致地陳設着的八蓆——实夫的書齋兼客室；

“牀之間”正面壁上，掛着一幅裝在鏡框中的隋那 (Ed. Jenner) 的画像，下面是一盆日本菊的生花，丰富的書架和簡單的陳設。几、座蒲团、曼陀珠，和一架相当高級的留声机。八蓆前面是廊下，再前是种着一些朝顔、波斯菊之类的“庭”（小院子）。左方是“玄关”（正門），必要的“下駄箱”之类。玄关前面是連接着“庭”的“生垣”（籬），稍稍可以看見公用的井戶唧筒等等。

晴朗的秋日清晨，已經使人感到暖意的陽光淡淡地洒在玄关的“障子”（紙窗）上，微風吹着。

幕啓時，丈夫穿着和服、木屐，坐在廊下，手里拿着一本西文雜誌，熱心地讀着。三十三歲，但長得比年齡更蒼老些，清癯但是康健，細長而多紋的眼睛，統直的鼻子，戴着相當深度的眼鏡。

靜子，他的日籍太太，二十一歲，溫文靜婉，從面貌和裝飾中可以知道是一個有相當素養的女子，簡素的和服上罩着白色圍裙，忙碌地收拾着方才用畢的早餐食具，頻頻注意着在席上玩着積木的壽美子。

壽美子，三歲，白白胖胖。

遠遠的高架電車聲音之外，一切沉靜。

鄰家的日婦到井戶打了一桶水，急急忙忙地回去。

由遠到近的牛奶車的聲音，停住，送牛奶的拿了兩瓶牛奶到玄關前面，放在門口的牛奶箱里，拿了空瓶欲走，看見了靜子。

送牛奶的（恭恭敬敬地）Ohayo gozaimasu。（早安。）

靜子（輕輕地）Ohayo。（早。）

送牛奶的（機械地）Doi-su。（謝謝。）（下。）

鄰婦拿了要洗的衣服之類，到井戶邊去。

賣豆腐的喇叭聲，經過。

沉默。

送报的孩子急匆匆地上，很熟練地將一份報紙交給鄰婦，對靜子他們的門口望了一眼，下場。鄰婦搓了搓手，看報。

靜子將室內整理了一下，正要進去，被那天真爛漫的寿美子吸引着，回身轉來，坐在这前面。

靜子（替她搭好積木）Machigai mashitayo.
（錯了。）

寿美子望着她母親笑。靜子親她。

这时候，鄰婦在報上好象看見了一件大事似地興奮起來，望着靜子走了兩步，站住。

鄰婦（低聲而有力地）Okusan!（大嫂！）

靜子 Hai, nan desuka?（噫，什麼？）

鄰婦（指着報紙，走近几步）Daihyoban desuyo!
（了不起啊！）

靜子抱了寿美子，从廊下拖了木屐，走過去。

鄰婦（指着報上的記事）Goshujin ga……（你們先生……）

靜子（看報，驚喜）Arah, demashitano。（啊呀，登出來了。）（忘其所以，拿了報就走，想起，回頭來

对邻居) Choito, kashitekudasai ne. (对不起, 借看一看。)

邻 妇 Dezo. (請。)(羨慕地望着她, 回到原来的位置。)

静 子 (兴奋地) Ne, anada (喂, 你……)

俞实夫 (热心地看着书, 差不多不曾听见, 随便地应了一声) 唔。

静 子 (看了他一眼, 对抱着的寿美子, 指着报上实夫的照片) Konohito dare? (这是誰?)

寿美子 (笑着) Papa!

静 子 对了! (親她, 走到廊下, 坐在实夫身边, 兴奋地) 报上登出来了! 你, 看。

俞实夫 (放下雜誌, 随便地将报看了一眼, 点点头) De-taka. (登出来了。)

静 子 (充滿了爱情) 你, 真了不起啊, 报上說, “新中国医学界的光芒!”

俞实夫 (滿不在乎) 报纸, 老爱这么講的。(淡淡地一笑。)

静 子 (把寿美子交給他) 你抱她, 我得去买点菜。怎么样? 給你庆祝一下, 今天烧 赤豆飯,

好嗎？

俞实夫 不，……几点鐘了？現在……

靜 子 （看了看桌上的小鬧鐘）七点半。

俞实夫 （將寿美子交还她）那，我得去研究所了。

（站起來。）

靜子靜靜地，帶着嘲弄地笑着，跟着站起來，走到桌边把一个桌上日曆拿給他看，无言。

俞实夫 （恍然）啊，今天禮拜，对了。

靜子笑着，正要开言。

俞实夫 （攔住她，抓着头笑）算了算了，別講了，給你又抓住了一次，証明我这个人記性很坏，……

靜 子 （笑了）这是第三次。（夺去了他手里的雜誌）禮拜天，是應該休息的日子。（把寿美子交給他。）

俞实夫 （苦笑，不在行地抱了寿美子，坐下來，見靜子脫下了圍裙，打算出去，他又看見了那張報紙，看了几行，回头來對靜子）这都是你昨天跟他們講的？

靜 子 什么？

俞实夫 报上講的事啊！

靜子 噯。(轉念)有什麼講錯的地方沒有?

俞實夫 (搖頭)沒有。不過,你得知道,真真做學問的人,是不該把自己的名字在報上這樣那樣的登出來的,何況自己的照片。

靜子 Demo……(可是……)

俞實夫 所以,今后要是有什麼新聞記者來……

靜子 (攔着他) Demo,這不是你個人的事啊,我把這看作全中國人的名譽,所以……

俞實夫 (似乎沒有所她)今后要是再有人來,統給我回了,說我不在。

靜子 (大概是他講得太快了,不很理會)回了……?

俞實夫 Soda, (對,)別讓他門進來。(作驅逐的手勢。)

靜子 Honto? (当真?)

實夫重重地点頭。

沉默,靜子到四席的房間里去了一轉,出來。正要準備出去,……

穿著日本大學生制服制帽的趙安濤和秦正說由左手登場。趙安濤二十七歲,碩長愉快的政經系大學生,健康,

用宏亮而充滿了自信的聲調講話，有時候不管對方情緒地
高声哄笑。从中学到大学——一直到东京的留学生团体，
始終是一个活躍的活动分子。实夫的同鄉、同学，也是无
話不談的好友。

秦正誼三十歲左右，老留学生，短軀肥滿，紅光滿
面，善于揣測別人心思，講話决不使人感到不快，当然也
頗有几分才气，从民族形式的書画、篆刻、京戲、崑曲，
一直到西洋音乐、日本流行歌曲，无所不曉，所以和他的
外形綜合起來，还可以得到一个俗而不陋的印象。

兩人兴冲冲地走到俞宅門口。

秦正誼 Konnichiwa! (今天好!)

靜子 (聳耳听，看了一眼实夫) 也許又来了。

俞实夫 誰呀?

靜子 怕又是报館派来的……

俞实夫 (站起來預备走开) 說我不在。

靜子 (走向門边) Hai donata? (噫，是哪一
位?)

安濤已經熟脫地穿过短簾，走進來了。

赵安濤 (大声地) 老俞!

俞实夫 (回轉身來，愉快地) 啊，是你! 上来，还

有誰？

赵安涛 还有老秦。

靜 子 （差不多同时，开门看見正誼，殷勤而有礼）啊，
秦样，dozo oagarinasai,（請上来，）我当
是哪一位……

秦正誼 啊，Okusan, 当是誰？噫？

靜 子 （笑）他怕新聞記者，所以正在警戒。

秦正誼 Sodesuka。（原来。）

安涛已經从廊下脫了鞋，上來了。靜子殷勤地端了
一把藤椅子。

靜 子 （抱歉似地）椅子不够……

赵安涛 这，客气什么，自己来，自己来。（熱脫
地自己动手拿了兩個“座蒲团”，鋪在席上）这样舒
服一点。（盤脚坐下。）

秦正誼 （伸出手來和安涛热情地握了握手，然后拍了拍他的
肩膀，举起大拇指來）好，俞博士真了不得，咱
們中国人有面子。（回头來对靜子）奥样，ome
deto!（恭喜恭喜！）

靜 子 （遮掩不住內心的欢喜，回礼）Okagesamade。
（托您的福。）